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十尾龜
第十三回 推星命亂道胡言 煮人肉毀屍滅跡

話說袁福生經親友勸住後，心裡終是不服，遂趁輪上海來，告訴梅雪軒的父母。曉得梅雪軒已經嫁人，所以也來告訴一聲。梅雪軒聽了，很是氣不過，遂請春泉回家，同他商量個報復的法子。福生把這節事傾筐倒篋，說了個盡盡。姨太太問春泉：「可有法子好想？」春泉搖頭道：「生米煮成了熟飯，就是告到當官去，也屬徒然。」

福生道：「講到官，現在吳縣陳大老爺，真是個再世龍圖、清朝海瑞，清是清到一等，明是明到極頂。他曾經審過一樁瞎子算命案，遠近沒一處不知道。告到他那裡呢，我也未見得會輸。只是自己兄弟，定要經官動府，好似爺娘面上對不起點子。」

春泉脾氣最歡喜聽講奇聞異事，（缺319字）聽福生扶著孩子進來，楊裁縫請瞎眼先生坐了，把經魁的年庚生辰說給了先生聽，瞎子就問左造呢？右造？楊老太婆回說是左造。瞎子把指頭默默輪算一回，開言道：「奇怪，奇怪的很。」

楊裁縫夫婦，見瞎子先生發出驚訝之語，愕問：「先生何故發驚？瞎子道：「我做了十多年星家，手裡頭推算過的命，少說些總也有一萬幾千個，卻從沒有碰著過這樣的奇格。有三重木，兩重火，一重土，缺金，缺水，為人必定性氣剛強，不肯受人節制，尊長向他說的話，十句裡沒有一兩句肯聽，卻又聰明伶俐，十個人沒有他一個的智識。」

楊老太婆點頭道：「准的很，先生差不多就在我們家裡跑出來的。」

瞎子道：「靠著聰明，不免就要為非作歹，亂走胡行，相與的朋友，總是歹人多而好人少。卻喜從沒有碰著過一回失敗事情，這都緣性氣雖剛，膽子最是小不過。自一歲到九歲，平穩快活，毫無波折。十歲上小有風浪，十一歲紅鸞星照命，理應見喜。見過喜沒有？」

楊老太婆道：「沒有，他定親是十歲上定的。」

瞎子道：「在幾月？」

楊老太婆道：「十二月二十五日放定的。」

瞎子道：「這就是十一歲上了，這年是閏年，十二月二十三交的春，交過春就算明年了。十一歲到十七歲，這七年工夫，一帆風順，真是求名得名，求利得利。十八歲天喜臨頭，理應見喜。」

楊老太婆道：「喜是見過的。」

瞎子又道：「今庚十九，適遇金星照命，金剋木，恐於本造有不利。立秋後，金令當權，須當格外謹慎。這個難，大有性命出進，倘然躲得過，此後福壽綿長，不可限量。二十歲走進眉運，就要得遇貴人提拔，二十四歲走入眼運，此後都是順運，財有百萬，官居二品，壽至七十八歲，主有三子送終。」

說畢彈著三弦，拉長調子唱了一會。臨走時又再三囑咐：「立過秋，須要小心。」

瞎子去後，楊老太婆和媳婦戈氏，都異常恐懼。楊裁縫倒也不過如此，見老婆和媳婦嚇得臉都失色，笑道：「你們去上這瞎子的當，他不過是瞎說呢，那裡就會真有什麼意外。」

說著，經魁也恰回家，見眾人呆著臉講話，就問：「你們講點子什麼？」

楊老太婆道：「才叫先生替你推算命祿，說你今庚流年很是不利，立秋後要遇大災，很有性命出進。」

經魁道：「真的麼？」

戈氏道：「先生說得怕的很，什麼交了秋，就有性命之憂。我想倘然能夠替時，我情願代替你，你是死不得的。爹媽通只生你一子，又沒有三兄四弟，要有個好歹，叫誰來奉養爹媽。不比我終是個女人家，死了又好續娶的。」

楊老太婆道：「生死是注定的，如何代替得。俗語說得好，先注死，後注生。」

經魁道：「那如何是好？我今年通只十九歲，非但捨不下爹媽，就是你我捨不下。我與你成婚到今。雖不過六個多月，卻從不曾面紅面白過，一竟和和氣氣過下來，叫我一朝拋掉，我口眼也不肯閉的。」

楊裁縫道：「算命先生的話，那裡作得數，也不過一半信他真，一半信他假罷了。」

經魁道：「算命相面，無非是問災不問福，他們的口，說好是不見得准，說壞卻是准不過。」

楊裁縫道：「你小心點子是了，現在是六月，出月就是秋季了。」

經魁道：「哎喲，我死日這樣的近，竟做不到幾天人了，怎樣是好？怎樣是好？」

楊裁縫道：「我的兒休慌，俟再有算命先生過，再喊進來推算推算，看是那一個准。」

楊老太婆道：「今天這先生倒也准的很。」

戈氏道：「公公的話不錯，等有先生過，再喊進來比傍比傍，或者今天這先生算錯了，也未可知。」

說著，又聽得叮噹叮噹一陣命牌聲響，經魁道：「這不是先生麼，快請他進來，快請他進來。」

楊老太婆愛子情切，早三腳兩步走到門口去叫喊了。只見這算命先生，並不帶童攙扶，一個兒抱著三弦，上頭一雙手，帶著一塊青銅命牌，叮噹叮噹聲打得鑽心刺耳。楊老太婆道：「先生先生，我請你進來推算一個命。」

那瞎子執著簪杖，左戳右戳，戳到裡坐定。老太婆報過年庚八字，瞎子問明左造右造，輪指細算，說出一番話來，卻比前一個更精透了許多。瞎子道：「這位是府上何人？」

楊老太婆道：「是我的兒子。先生瞧怎樣？」

瞎子道：「令郎貴造，火木兩旺，木頭這件東西，是受不得金的，一受金製，就要被他克掉。今歲恰恰是屬金流年，金星直衝太歲，春夏兩季是不相干的，一交秋令，就要不得了。金這件東西逢秋而旺，金旺剋木，那是必然之理，逃都逃不掉。金是天地間肅殺之氣，在星就為白虎，白虎是星宿中最凶不過的凶星。拿日子輪算起來，總不出立秋後五日，因為這日的支乾，恰巧年月日時都是屬金呢。立秋後五日，是最凶不過的凶日子。這五天過得過，以後都是順運了。財也有，壽也有，功名也有，兒子也有，只怕五天裡難過點子。小心，小心。」

楊老太婆拿出命金，瞎子謝了一聲，打著命牌去了。這裡兩對夫婦，嚇倒了四個。經魁更唬的沒精打采，連飯都吃不下。戈氏發了癡似的，逢廟燒香，逢神許願，天天東趕西趕，忙到個個亦樂乎。看看立秋相近，老夫婦兩個更是茶飯無心，坐臥不寧，大家心上都像有件極重要事情，沒有乾掉似的。又好似天就要塌下來，地就要陷下去，巴望他塌不著陷不到自己身上。一顆恐懼心，與一顆希望心，時時在肚裡頭打仗。合家子四個人，都是一個樣子。經魁利害切身，更像監牢裡重囚，盼望皇恩大赦一般，天天問戈氏道：「我能夠不死麼？」

戈氏道：「望你吉人天相，能夠沒事，大家好。」

到了立秋這日，經魁竟然病倒了。老夫婦兩個，急得要命的。到了晚上，不敢回房，就在兒子房裡頭坐守。眼睜睜瞧著經魁，一瞬都不敢瞬，直看到天亮，見經魁好好睡著的，心上約略定一點子。相語道：「昨夜是沒事了，今天不知怎樣？」

第二日又眼睜睜望了一日一夜，依舊沒事。心裡竊喜躲過兩天了，只願五天都是如此就好了。話休絮煩，言歸簡便，老夫婦兩人，目不轉睛的看守，直守到第五日，見仍舊沒甚變動。到了天夜，兩個人已疲倦的了不得，坐在床口，時時合眼，卻時時驚醒。一合上限，就見經魁在那裡掙命，睜眼瞧時，依舊好好的睡在床上。戈氏也衣不解帶，陪守了五日四夜。年輕人究竟精神好，依舊健朗如常。見公婆困倦，勸道：「公公婆婆身子也要緊的，究竟有了點子歲數，這樣的苦難，那裡支持得住，弄出了病來，我們做

小輩的心裡如何過意得去，請回房去睡罷，這裡有媳婦守著一樣的。況且先生說五天，今天已是第五天了，一竟沒什麼意外，總不見會有什麼的了。」

老夫婦初還不肯，後見戈氏的話十分有理，總不見會一走就出毛病，竟大著膽應允了。臨走，再四囑咐戈氏，叫稍有變動，就來關照。戈氏應諾，楊裁縫夫婦勉強歸房。聽了聽果然沒甚聲響，寬衣登床，這一覺便如小死。

睡不多時，忽聞呼號之聲，從兒子房裡鬧起來。老夫婦齊齊驚醒，穿衣也不及，連跌帶撞的奔去瞧。見黑暗中經魁狂奔而出，拔掉門門，向後門一徑奔去了。戈氏啼啼哭哭追上去，楊裁縫夫妻也拼命奔救，忽聽得甸東一聲響，已經跳進水裡去了。原來楊裁縫後門外有一個大溪，通著大河，水流非常的急。鄰舍人家聽得聲音，執著火出來張望，見白茫茫一片的水，水花兀在那裡躍躍的動。楊裁縫夫婦和戈氏臨流慟哭，戈氏更哭的頓足捶腦，十分淒慘，擦著衣也想跳下水去。鄰舍人忙著攔勸，問他經魁怎樣會得投河？戈氏哭道：「眾位休問我，多謝你們先替我去撈救撈救，撈著了不論救的活救不活，我總還能夠見著他一面。」

說罷號哭不已。眾人見了，都覺傷心。就有熱心的駕著船隻，繞溪河撈轉來，那裡有個影蹤，想早隨波逐流，余出大河去了。戈氏見撈不著屍身，站在冷露裡，定歸不肯回家。楊裁縫夫婦再三慰勸，才半推半挽硬挽了進來。詢問情形，戈氏道：「公婆去後，他依然熟睡，我坐在床邊靜守，一響不敢響。他忽地直坐坐起來，我問他要什麼，也不回答，見他眼也斜了，嘴也歪了，跳下床向外直奔。我忙著攔阻，那裡攔阻得住，只得哭喊公婆。後來的事是公婆親眼瞧見的。」

楊裁縫道：「你也不要氣苦了，死的是死了，活的卻原要活的，再不然他一死，我們都不要活了。想來大數難逃，這是前世注定的。」

戈氏才少止悲哀。到明朝，命人四處打撈，竟像石沉大海，依舊打撈不著。從此鄰舍人家講說出來，當這兩個瞎子是仙人。你也請他算命，我也請他算命，生意盛得要命的，同業中無不羨妒交作。楊裁縫見戈氏年輕，同老婆商量：「我們家裡窮不過，媳婦嫁過來通只半年，又沒生育過一男半女，叫他白挨苦做什麼，不如尋個戶頭嫁了，讓他下半世也過點子快活日子。」

楊老太婆道：「他們兩口子何等恩愛，現在經魁剛剛死，就提起嫁掉他，怎知他肯不肯？」

楊裁縫道：「你且去探探他口風，肯最好，不肯再商量。」

楊老太婆到戈氏房裡，表明楊裁縫意思，總道戈氏不肯的，那知他竟一口答應，只說：「一嫁由親，再嫁由身，公公既許我改嫁，身價憑公公作主，人卻須我自己揀的。」

楊老太婆回復了楊裁縫，楊裁縫道：「我曉得這孩子，不會與我拗的。」

自從楊氏這口風露出後，就有許多做媒的前來說合。東村張大，西鄉李二，南城趙三，北鎮王四，戈氏概行回絕。後有戈氏的中表兄方阿朋，派媒人來說，才答應了。講定茶禮洋一百元，即日迎娶完姻。夫婦異常要好，這樁事講說出來，傳進了吳縣陳大老爺耳朵裡。陳大老爺疑道：「算命那有這樣準的道理，這其中必定有詐。」暗派衙役出去查探兩個瞎子，查著了自有重賞。差役不敢怠慢，到各處明查暗訪。一日，訪到瞎子總會。春泉聽到這裡，笑問：「蘇州瞎子也有總會的麼？」

福生道：「蘇州地方，各行都有總會，那總會就設在茶館裡，同業的人，認定了一家茶館，大家都在這一家喝茶，每天板到，就叫做總會，並不真有什麼會所的。」

春泉道：「那就是上海的茶會。」

福生道：「蘇州地方，也有人叫做茶會的。兩個差役走進瞎子總會，見一桌上有三個瞎子在那裡講話，差役就在隔桌泡茶坐下。只見一個有鬍子瞎子發歎道：『這碗飯吃到現在，真吃盡吃絕了。跑東跑西，三天工夫，通只做得四百大錢的生意。鴉片煙都不夠抽，拿什麼來養家。』

兩個沒鬍子的答道：『還是你好呢，我們兩個人拼攏來，也不到四百個錢，所以煙抽不起，只好買個吞頭抵癮了。』

有鬍子的道：『你們好在沒有家眷，一個子身體，究竟好混一點子。』沒鬍子的道：『我們倒豔羨你呢。』

有鬍子的道：『豔羨我什麼？』

沒鬍子的道：『像你這種家眷，也有的過，尊嫂是很會賺錢的，你自己不好，定要去干涉。上月鬧的那笑話，弄得通城都知，直到現在，我們走出去，街上的小孩子，不問青紅皂白，瞎子捉奸，瞎子捉奸混鬧，鬧的我們都沒意思呢。』

有鬍子的道：『老弟，你叫沒有犯著，好說這樣風涼話，犯在自己身上，就知道了。烏龜是人人不情願當的。』

沒鬍子的道：『這就叫瞎鬧了。現在有眼睛的縱著老婆偷漢子，自己於中取利，也多得了不得，俗語叫做開眼烏龜。何況你我本底沒有眼珠子的，並且尊嫂姘的就是海音寺大方丈，手裡很有錢。』

有鬍子的道：『已往的事，不必再去談他，眼前生意這樣的壞，可有什麼法子挽回？大家商量商量。』

沒鬍子的道：『我想還是跌價四十五文一命，改為三十五文，總可以軋掉他了。』有鬍子的道：『不行，汪二、沈六現在每命漲到六十四文，人家偏是信他。你我就是跌到十文，人家不信，又怎樣？』

兩個沒鬍子的尋思一會，齊道：『我們索性約齊了大眾，把這兩忘八敲個半死，看他還會做生意不會做生意。』

有鬍子的道：『那真是瞎鬧了。我看還是到官府衙門去控告，說楊經魁性命，就斷送在他兩人手裡，讓官府辦他，你我就能夠安居樂業了。』

沒鬍子的道：『不妥不妥，你我告他，你我先要陪著吃官司，並且這事究竟沒甚憑據，官也未必肯准。』

三個瞎子恣意瞎講，不提防隔桌上兩差役聽得明明白白。一個差役趁勢坐過去，向瞎子道：『你們方才所講的話，我都聽得了。老爺正在要查，快跟我衙門裡去。』唬得瞎子連忙抵賴道：『我們沒有說什麼，老兄不要聽差了。』

差役道：『你眼睛瞎，我耳朵須沒有聾。楊經魁不楊經魁我都聽得，你要賴，你自向老爺跟前說去，老爺正在查這案子呢。』

瞎子唬得幾乎哭出來。同伴見這差役辦不來事，遂親自過來向瞎子道：『你們不必害怕，我決計不來難為你們。你們倘然不敢見老爺時，只要把事情告訴了我，就不見老爺也好。只是話須直說，有一句半句假，我可就要不依。』

瞎子聽說，才放下了心，就問：『老兄是那一個衙門裡大爺？』

差役道：『這個你且不必問，你只要把你曉得的事說出來是了。你如果要知道我是那一個衙門，只要跟我到衙門去是了。』

三個瞎子聽了，沒口子的應是。那有鬍子瞎子，就咬著差役耳朵，說了半天的話。

差役問：『可是句句真言？』

瞎子道：『倘然掉了半個字誑，神明在上，馬上罰我做啞巴。』

差役道：『你瞎了兩個眼睛，已經夠了，還要找一個啞巴找頭麼？』

瞎子連說：『不敢不敢。』

差役臨走，又說：『你現在碰著我的事，倘洩漏了半句出來，我只認得你們三個。』

瞎子回說：『不敢洩漏，不敢洩漏。』

兩差役回轉衙，稟復本官道：『下役們已經探聽清楚了，這兩個瞎子，一個叫汪二，一個叫沈六，住在養育巷三百十六號門牌。兩瞎合姘著一個女子，所以飲食居處，都在一處。』陳老爺聽稟，立標出兩支火簽，叫去拿捉。原來這兩個瞎子，住在姘頭那裡。他的姘頭，也是個瞎子。三瞎相會，彼此姘媾莫辨。有時吃起醋來，瞎鬧一陣，瞎打一會。這幾天，兩瞎子因為瞎運大旺，每天總要賺到五六吊錢，所以大魚大肉，瞎吃到個不亦樂乎。

這日三個瞎子圍坐一桌，正在享受瞎福。忽聽蓬蓬蓬，蓬蓬蓬一陣打門聲響，瞎婆道：『外邊有人碰門，不知是那個？』

汪二道：『不消問得，總又是生意上門，可厭的很。』

瞎婆道：『沒有生意怨沒生意，有了生意倒又說可厭，你這個人真是沒有良心』說著，外邊蓬蓬蓬，蓬蓬蓬又是幾下。

沈六道：『你們只顧講話，門都不肯去開，待我去開。』一邊說，一邊走，左模右摸，摸到外邊，拔去門，兩個差役同著四五個伙計，一窩蜂擁進去。

瞎子覺著人多，慌問：『做什麼？』

差役道：『你可就是汪二？』

沈六道：『我叫沈六，汪二在裡頭。』差役聽說是沈六，鏘亮鐵鏈子就是一套。

沈六道：『做什麼？做什麼？』差人不去理他，叫伙計帶住了，自己向裡直跑。

汪二聽得聲響，正想出來問個明白，與差人剛撞個劈面。差人只問得一句：『你可是汪二？』

汪二道：『是的。』鏘亮也是一條鐵鏈。

汪二道：『你們是那裡來的？』

差人道：『吳縣衙門。』

汪二道：『我們可沒有犯法。』

差人道：『我可不能管你，你自向大老爺說去。』

不由分說，把兩個瞎子牽羊般牽了就走，捉到衙門。陳大老爺立即升坐花廳，差人帶上瞎子。陳大老爺問過姓名，就道：『本縣聞你二人於子平一道，很是精透，所以特喊你們到來，推算兩個祿命。推算的准，本縣還有重賞。』

兩瞎子只道陳大老爺真要叫他算命，心裡一塊石頭早脫去了。碰頭道：『蒙大老爺恩傳，小的們自當細心推算，求大老爺把年庚說出。只是還有句話，要預稟大老爺。小的們算命，只能照命直談，奉承是不會的，須求大老爺恩准。』

陳大老爺道：『那是更好了，本縣只要你算得准。』兩瞎子碰過頭，又請年庚。

陳大老爺道：『你們曉得本縣要算誰的命？』

兩瞎子碰頭說：『小的們沒有曉得。』

陳大老爺道：『不曉得還算甚麼命，本縣就叫你們各人各算自己的命，你們自己的八字生辰，總都記得，可就在這裡推算推算，還有幾天應死？』說著，便把旗鼓拍的一擊，喝說：『決算！』

兩瞎子知道不是事，忙叩著頭道：『大老爺明鑒小的等身有殘疾，不敢為非作歹。』

陳大老爺喝道：『殺人償命，王法森嚴。你曉得沒有。』

兩瞎碰頭道：『小的們不敢殺人犯法。』

陳大老爺道：『楊經魁怎麼會死的？你用什麼邪術，傷掉他的性命？快快供來。』

兩瞎子聽了，宛如當頭澆了一盆冷水，渾身毛髮悚然。碰頭道：『大老爺，那一個叫楊經魁，小的等委實沒有認識。』

陳大老爺道：『你替他算命，算到立秋後五日必定要遭不測。果然他在第五日投河身死，這就是左道殺人的證據。快把弄死他的情形，細細供來。倘若支吾掩飾，大刑伺候。』

兩旁衙役，齊喝快招。兩瞎子聽了這樣聲威，早嚇得瑟瑟地抖將起來。汪二先碰頭說願招，『只求大老爺不要賞刑。』

陳大老爺道：『快招免刑。』

汪二道：『我的青天大老爺，小的眼珠子是胎裡瞎，自懂人事以來從沒瞧見過一樣東西，天是怎麼個樣子，地是怎麼個顏色，什麼叫做白晝，什麼叫做黑夜，可憐小的都不知道。十一歲上從師學習算命，十六歲滿師，自己做生意。』

陳大老爺道：『閒文不必講，快講怎麼謀害楊經魁？與經魁有甚麼仇怨？或是受人指使？快講快講。』

汪二道：『上月初八日，小的經過殺豬巷，聽得有人叫喊算命。小的就跟那人進內。聞著滿屋裡肉腥臭，小的問這裡可是肉店？那人回答是殺豬作坊。大老爺，那人喊小的進內，並不要算什麼命，卻托小的乾一件事。說薛家巷有一家姓楊的裁縫店，很易記認的。前門有三株楊樹，後戶有一條大溪，只要在他家左近，走來走去。引誘得他們請你進去算命，如果報著十九歲男命，你就大大的唬他一唬，算過後到這裡來報我，我就謝你十塊洋錢。小的聽說洋錢有到十塊，一時不合就答應了。』

他又問小的，有熟人沒有？小的就舉薦了沈六，到明朝小的陪沈六到他那裡，他又照樣囑托一番，也應許了十塊酬謝費，先收一半。小的和沈六各收了五塊洋錢。從此便天天在薛家巷奔來走去，直至六月二十三這天，才做著了生意。小的故意說他凶星照命，大大的嚇了他們一嚇。走出來告訴沈六，果然他家又喊沈六進去。沈六唬的比我還要利害，說立秋過五天定要遭著不測，逃都逃不掉的。』

後來小的和沈六，又到殺豬作坊裡去回復了，又拿了十塊錢。那便是小的們做過的實在情形，青天大老爺，小的等靠著算命度日，並不會什麼邪術。楊經魁如何投河身死，小的等委實不知。』

陳大老爺又問沈六，沈六的口供也與汪二差不多。陳大老爺又問：『你們可曉得殺豬作坊老闆姓什麼？叫什麼？』

兩瞎齊供：『起初沒有曉得，後來打聽人家，才知就是娶楊家小孀婦的方阿朋。』

陳大老爺叫把兩瞎子收押起來，一面標籤叫差人快到殺豬巷，把方阿朋夫婦捉來。一時提到，嚴刑審問。方阿朋夫婦初還不認，後來受不起刑罰，只得直言供認。』

原來戈氏沒有出嫁時，早與表兄方阿朋通了奸。兩人要好得一個身體相似，約著生同衾死同穴。無奈自幼締婚楊姓，沒法挽回。戈氏出閣這天，方阿朋哭得昏過了兩回。戈氏也心如刀割，委委屈屈嫁到楊家來。又因經魁是個浮蕩子，很不合戈氏性情，兩人遂合謀擺佈之法。因怕經魁死後，人家有甚議論，所以格外的屈意承歡，做出恩愛樣子，好使人家不疑。

方阿朋定計叫兩瞎子去拿危言先行恐嚇，使經魁嚇成了病，又謊說立秋後五天必遭不測，料定楊裁縫夫婦必定要親行看守，又曉得守到第五夜必定要困倦不支，因叫戈氏力催他們去睡。五日四夜沒有睡覺的人，一睡下必定像死去一般，那就好得便行事。

戈氏開後門，招進方阿朋，兩個服事一個，把經魁用被絮悶斃，連被絮捆了個結實，背回豬作坊，去藏好了，再轉身進來，叫戈氏故意高聲號哭，驚醒了楊裁縫夫婦，自己裝作經魁，狂奔投水。戈氏號哭跟隨，奔到溪邊，手捧一塊大石頭，向水裡只一丟，自己避向他處，抄小路回家，把經魁屍身分切八塊，投在大鍋裡加湯燒煮，煮到個稀酥滾爛，皮肉都融盡，只剩得幾根骨頭，撈起來藏在蒲包裡，沉向河裡去了。所有肉湯，盡拿來餵了豬，弄得個蹤跡俱無。這裡楊裁縫夫婦從睡夢裡頭驚醒，朦朦朧朧，又在黑暗裡，那裡分辨得清，所以竟直信不疑。案定後，方阿朋是斬立決，戈氏是凌遲處死。兩個瞎子都問了充軍之罪。』